

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

一线见闻

看集体经济

“集体经济是团结村的根，挖不得！”去年，村集体果园收入58万元，七成分给村民，三成留在村里用于公益事业和帮扶困难群众

看特色产业

“柑橘就是我们团结村最大的特色。只要我们种出品质，实现一亩2万多元的纯利润，完全没问题。”

看村庄规划

村里正在聘请专业机构编制乡村国土空间规划，预计明年将编制完成，届时，有望腾退出宅基地数十亩，全部用于村集体经济发展

看未来发展

“要持续深化农业农村改革。”“结合团结村的现实，家庭农场成为不可或缺的抓手……”

橙黄橘绿中的乡村振兴图

初冬时节，漫山遍野的柑橘林，随着丘陵起伏起伏，勾勒出大地的褶皱。橘园中，拳头大小的柑橘套着白色纸袋，恰似点点繁星。汽车沿着蜿蜒曲折的公路向前，穿过橘林中的一条小河，缓缓驶入村委会前的宽阔广场，“团结村”三个字映入眼帘。一朵硕大的白色橘花雕塑，提醒我们来到了柑橘的王国。

11月下旬，正是橙黄橘绿时。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来到眉山市彭山区黄丰镇团结村开展蹲点报道，观察一个村庄推进乡村振兴的火热图景。

□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范英 王成栋 侯冲 史晓露 王青山

▶ 村民争论的经济发展图：
“集体经济是团结村的根，挖不得！”

11月22日下午两点半，橘林深处的团结村五组院落里，人声鼎沸，大伙都没注意到记者的到来。这是团结村五组议事会，会议主题是发展小组集体经济。

“村民小组还有集体经济？”记者好奇起来。

“多哦！”与我们同行的黄丰镇党委书记刘婷婷介绍，自1972年以来，团结村村集体保有果园680亩，各村小组还保留了近500亩集体果园。

会议议题是什么？五组小组长徐宝华递过来3张纸：2019年初，五组将集体果园中2392株柑橘树承包给李某，租金为每株每年45元，承包期10年。如今李某提出，因为经营亏本等原因，想把后5年租金从每株每年45元降至20元。因此，五组召集52名村民代表商量：要不要给他减免租金？如果不减免又该怎么办？

“把集体果园收回来，给我们分下去。”有人提出想法。

“果园是集体的，50年没分过，以后也不分！”村党委书记马怀江斩钉截铁地予以拒绝。

集体的果园为啥不能分？

“集体经济是团结村的根，挖不得！”马怀江介绍，2015年，作为四川10个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试点之一，团结村在全省率先完成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，实现了“资源变资产、资金变股金、农民变股东”。去年，村集体果园收入58万元，七成分给村民，三成留在村里用于公益事业和帮扶困难群众。

五组组员的讨论渐渐有了眉目。大家一致同意：今年12月31日前，如果李某可以交满后5年租金，允许他继续承包，否则就采取法律手段来解决。

“下面，要讨论更长远的事。”马怀江举起一本《党的二十大文件汇编》说，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，要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，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。“咱们该思考的是，怎么壮大集体经济而不是削弱！”

围绕这一主题，村民代表们踊跃发言——

“得科学打药、品种改良！”“没得好品牌，始终卖不上价钱。”“坐着升降机采果子，铺轨道运果子，都试试，智慧农业嘛！”……大伙越说兴致越高，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着，直到夕阳西下。

▶ 父子两代人的特色产业图：
“跟我儿子比种橘子，我是整不赢啰！”

承包了100多亩村集体橘园的赵文全一家是“三代果农”。“我老汉儿（四川方言，父亲）是村里第一批种橘子的，1972年就开始啰。”赵文全介绍，自己从小跟着父亲学种柑橘。1987年，17岁的他在初中毕业两年后，就决定自己承包果园。

“村里说了，承包村集体果园必须有初中以上文凭。”赵文全说，那时候自己不懂为何要有这个要求。“直到2003年，村里改种晚熟柑橘品种，才明白，我在同龄人中有文凭优势！”赵文全被村里推荐前往重庆、成都等地学习种植技术。

2017年，老赵家的100多亩柑橘卖了上百万元。当时，赵文全很是自豪：父亲种了一辈子柑橘没弄出名堂，而自己成了村里第一批百万富翁。

赵文全的儿子赵威2013年从四川农业大学毕业，随后在外闯荡了4年多。但赵文全发现，儿子明显“瞧不上”自己这个公认的“种植能手”。

2018年，29岁的赵威辞职回乡，也种起了柑橘。但赵威的“起手式”就让人看不懂：流转了56亩果园单干，准备嫁接新品种——这意味着当年没有收益，且嫁接成活后的前两年也不会进入丰产期。

“他想换品种，我不同意。夏橙再差，一亩也有一万多元的收益。”赵文全说。

这场争执在父子间持续了两年。赵威准备更换的是2010年才引入国内、有着“柑橘皇后”美称的“甘平”，其果皮薄、个头大、汁水多、甜度高，但也正因为皮薄个大，非常容易裂果，“种起来很考手艺”，所以赵文全前两年一直没同意赵威换品种。

但事实证明，赵文全失误了——2020年以后，夏橙、耙耙柑的价格一路走低，特别是2020年冬天，柑橘每斤收购价从过去五六元跌到不足两元，不及同期“甘平”的四分之一。

不仅如此，儿子还会使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，“需要好多少氮磷钾，他会算。”赵文全说，儿子的成本投入更少，但效益却比自己好。“跟我儿子比种橘子，我是整不赢啰！”他尴尬地笑了笑。

跟儿子这批“新农人”相比，曾经敢为人先的老赵也“落后”了。2021年，赵文全终于同意儿子将1800株夏橙嫁接成“甘平”。下一步他们还要逐步淘汰落后品种，扩大“甘平”种植规模。

党的二十大报告，赵文全是通过村务公开栏张贴的资料认真学习的。报告提到，发展乡村特色产业，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，让他印象尤其深刻。“柑橘就是我们团结村最大的特色。只要我们种出品质，实现一亩2万多元的纯利润，完全没问题。”



团结村果园（航拍照片）。



柑橘分拣生产线上，工人们正在分拣柑橘。

▶ 新农人期待的村庄规划图：
老房子暂时不动，其实是在“憋大招”

记者一行又来到种植大户徐孟家的院子。

“你打扮得像城里的白领。”沿着石板和水泥块垒成的阶梯钻进院子，记者忍不住感慨。

徐孟头戴棒球帽，上身是白衬衣和毛背心，下身则是牛仔褲和锃亮的皮鞋。与这身行头形成对比的是，他身后20年前修建的二层小楼，墙皮已经剥落，院墙的砖块有些残缺不全……

在村民眼中，今年36岁的徐孟是“能人”也是“潮人”。返乡创业8年来，他成为彭山区第一批拥有中级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、家庭农场主，所经营的合作社带动近200户果农增收。而且，他会定期去城里健身房“撸铁”，前不久还去上海参加进博会见识“大场面”。

这样的人，愿意住在这里？“这是我家老宅子。”徐孟说，自己确实有过整修老宅的打算，“但在2020年，村民大会号召大家暂时不翻修、不新建住房。”

这是为何？原来，在2020年，原团结村与原中和村合并成新的团结村。广大

村民商议，趁着合并村的机会，对全村的居民点进行重新规划，村容村貌统一设计、打造，以方便公共服务触角延伸、人居环境整治。此外，将节约出的建设用地用于发展乡村旅游、发展精深加工等。

徐孟说，往年三四月份橘子花开，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赏花；到了冬春季，晚熟柑橘和橙子陆续上市，又有不少城里人驱车前来采摘。不过，团结村也短板尽显。最为突出的，是“人来了，没把钱留下”——村里没有酒店、民宿、餐馆，也没有其他娱乐设施。因此，多数人“看了花、摘了果之后就走了”。

午饭时间，记者来到团结村第一家也是目前唯一一家农家乐。“只要有地，我们还能再扩大一倍。”农家乐老板徐华丽说，过去几年近郊游、研学活动日益火爆，只要村里有闲置的建设用地，自己一定申请，“把农家乐扩建一下，再搞个民宿”。

同行的马怀江表示，村里正在聘请专业机构编制乡村国土空间规划，预计明年将编制完成，届时，有望腾退出宅基地数十亩，全部用于村集体经济发展。

▶ 着眼未来的改革路线图：
“不服气”，就要持续深化改革

11月22日一大早，薄雾刚刚散去，马怀江和其他村干部就来到村委会。瞅着一辆车停稳，大伙情绪明显兴奋起来。

首先下车的是高级农艺师、黄丰镇工会副主席刘长君。7年前，正是他主持了团结村的集体经济改革。这次再来团结村，就是把脉问诊、回答大伙心中的疑惑。

如今，团结村全村晚熟柑橘种植面积破万亩，年产柑橘6000万斤，人均年收入4.3万元，过着“城里有房子，农村有院子，山上有园子，家里有车子”的好日子，还会有啥疑惑？

“主要是有些不服气。”马怀江说，“比如同样是种植晚熟柑橘，浙江省象山县的‘象山红美人’品牌享誉全国，单价是咱们团结村柑橘的四五倍……”

“要持续深化农业农村改革。”刘长君开门见山，“党的二十大报告给咱们指了

出路，其中提到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，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。”

“‘象山红美人’之所以能卖高价无非就两个原因——品牌响、质量稳。奠定这两者的基础，是在整合农业资源的基础上实现标准化种植。”一同前来的彭山区委农办专职副主任徐萍接过话茬，“结合团结村的现实，家庭农场成为不可或缺的抓手……”

“‘象山红美人’就是两千多家家庭农场和上千名职业农民种出来的。”彭山区政府调研员李国成说，家庭农场评定门槛较高，需要实际经营面积适中、对新技术和新理念接受使用速度更快，加上享受和城里人同样社保、医保待遇的新型职业农民做技术支撑，才更容易实现种植管理过程中的水肥管控、农药等投入品管理……”

马怀江等人边听边记，思路逐渐开阔，也倍感振奋。

声音

在上级党委、政府和专家指导下，我们进行了多次引种嫁接，也推广了多种新技术，如今，我们的柑橘品质更优，价格更好。村集体在产业发展中起着带头示范作用，所有新品种和新技术都在集体果园中先行试验，再向群众推广，有效降低了大家的试错成本。

下一步，我们除了要把柑橘产业做强、带动农民增收外，还要让村民的头脑富起来。只有掌握知识和技术，才能走得更远。

——团结村党委书记马怀江

我是一名柑橘经销商，主要把村里的柑橘销往北京、上海等大城市，市场反响很好，很受欢迎。

上个月，村里开了好几场会，组织大家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。报告提到，发展乡村特色产业。啥子叫“特色”？我理解就是得把小小的柑儿做到极致。比如我们的柑橘现在都是全程冷链运输，3天后运到北京的批发市场，柑儿味道还很巴适，即便价格高一点，消费者也愿意接受。做到了“特色”，我们的水果才卖得起价。

——团结村村民李冲

我今年62岁，自己种柑橘，也在村里的柑橘分选厂打工。我这么大年纪，在分选厂打工其实不是为了赚钱，而是看一下什么样的柑橘更值钱，以后好照着种。种了大半辈子柑橘，现在越来越觉得自己还是没把柑橘搞懂。比如说，过去觉得果子越大越好，现在不是了，个头适中的才是口感最好的。

我年纪还不算大，打算和儿子一起把事业搞大，争取让城里人来我们团结村上班。

——团结村村民韩平安

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史晓露 王成栋 侯冲 整理

记者手记

团结奋斗赢未来

□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成栋

在团结村蹲点的两天，记者听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“未来”。

为了未来，当时在深圳事业有成的马怀江，在不惑之年返乡竞选村主任，为了说服大伙投票给他，只有初中文化的他，熬了两天夜写成《团结村“十四五”发展规划》；为了未来，徐孟放弃光鲜的工作，日复一日琢磨种植技术，自费到成都、重庆乃至浙江拜师学艺；为了未来，赵文全把自家的柑橘林当成“试验田”，全家一点一滴记录、总结新品种的种植要领……

为了“橙黄橘绿时”，团结村所有人都在团结奋斗，使出浑身解数。这样做值得吗？

这个问题，记者一边思考一边追问。

“我现在这样，没那么都市白领了嘛。”离开团结村时，徐孟发来一段视频——画面中，他穿着一双解放鞋、套着一件破外套，背着背篓走向橘林；身后的田埂上，一个老汉在交代着什么。徐孟说，那是合作社的成员，家里没有壮年劳动力，自己过来帮忙，“总不能看着园子荒起”。

视频背景中，处处是橙黄橘绿的丰收景象。这一刻，问题有了答案。

本版图片均由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李强 韦维 摄

本版转自11月28日《四川日报》

主编 周 军 编辑 毛馨怡
主编 李 燕 校对 肖 倩